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 21 世纪的世界华文文学:第九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
文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9.10

ISBN 7-5004-2448-5

I. 走… II. 中… III. 汉语-文学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I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3062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875 插页:2

字数:354 千字 印数:1—1000 册

定价:27.00 元

目 录

关于世界华文文学的综合研究问题	张 炯 (1)
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建设与方法论问题	饶芃子 (6)
世界华文文学的精神魅力	
——兼论世界华文文学新格局	胡经之 (14)
世界华文文学的展望	
——关于世界华文文学的历史与特质的一些随想	
..... [台湾] 陈映真 (23)	
从边缘返回中心	
——关于华文文学的文化价值与历史价值	黎湘萍 (31)
试论华文文学的母土性、区域性和环球性	杜元明 (43)
中国走向世界 世界走向中国 (提要)	
——略论如何引导推动世界华文运动	潘亚瞰 (52)
艺术创新与文化身份: 华文文学的自我超越	陈晓明 (56)
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陈贤茂 (67)
华文文学的共通性与地域性	[菲律宾] 吴新钿 (88)
跨世纪的世界华文文学	[新加坡] 周颖南 (92)
论香港回归后中国和世界华文文学格局的新变	
..... 陈 辽 (96)	
浅谈海外华人作家写作时面对“趣味”选择的感想	
..... [比利时] 章 平 (103)	
海外华文作家创作心态管窥	赖伯疆 (110)

渔阳三叠，招诗魂兮何方

- 21 世纪中国与海外华文诗歌展望 杨匡汉 (121)
- 扎根本土，面向世界 [马来西亚] 戴小华 (128)
- 两岸文学同源同步的感情启示 [台湾] 罗兰 (135)
- 中国传统文化对泰华文学的影响 [泰国] 洪林 (147)
- 同源分流的文学风貌

——海峡两岸文学创作语言的历史色彩

- [台湾] 赵淑敏 (154)

在历史的长河中交融

——评中国现代文学与早期新加坡华文文学的

- “侨民意识” 徐迺翔 (172)

略论海外“文革小说”中的反派形象处理

- [香港] 许子东 (179)

90 年代的中国文坛和中国作家 陈骏涛 (203)

民族魂主宰的一次新诗革命

- 台湾新诗论争 20 年回眸 古继堂 (213)

台湾小说的文化反思 赵遐秋 (232)

战后台湾文坛主流之递嬗 [台湾] 沈谦 (243)

坚持“健康、明朗、中国”的创作路线

- 论“葡萄园”同仁的诗 古远清 (260)

概说过渡期的香港文学 [香港] 张诗剑 (267)

从香港文坛看文化的制约与反哺 [香港] 陈娟 (271)

漫谈金庸武侠小说的影响 [香港] 彦火 (277)

不贬低，不溢美，实事求是评价香港文学

- [香港] 李远荣 (290)

文学中的“性” [香港] 吴应厦 (293)

香港文学：在双重格局中重新定位

- 关于都市文化和“香港性” 施建伟 (298)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我的香港城市诗 [香港] 王一桃 (307)

美华文学发展初探·····	[美国] 黄运基 (315)
移植之树常青	
——华文文学的定位和旧金山华文作家群	
·····	[美国] 王性初 (328)
从美国华文文坛看“草根文群”的崛起	
·····	[美国] 宗 鹰 (338)
马来亚华文文学“马华化”的心理路程	
·····	[日本] 荒井茂夫 (353)
新加坡共和国散文漫谈 ·····	王淑秧 (377)
菲律宾华文文学概论 ·····	[菲律宾] 蔡沧江 (江一涯) (390)
互以拙作为例证	
——论菲华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影响	
·····	[菲律宾] 柯清淡 (399)
论印尼华文诗的审美特色 ·····	[香港] 戴 方 (培贤) (417)
澳大利亚华文作家与华文文学概况	
·····	[澳大利亚] 江静枝 (424)
展望繁花似锦的明天	
——东南亚华文儿童文学的现状 & 未来	
·····	蒋 风 卢德芳 (432)

关于世界华文文学的综合研究问题

在世界华文文学的蓬勃发展中，如何进一步加强分布于五大洲的华文文学的综合研究，以进一步深化人们对华文文学的整体与局部的认识，比较各地区华文文学的特点、优长和不足，从而更好地相互借鉴，扬长避短，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华文文学在世界文学的总格局中获得更大的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这已成为跨世纪之交海内外华文作家和学者必须共同加以考虑的课题，也是本次会议希望加以着重讨论的主题。

加强对世界华文文学的综合研究，我认为首先要继续加强各地区华文文学之间的交流与相互了解，加强彼此之间的比较研究，加强华文文学作为世界最大语种文学之一的整体观念。

世界华文文学由几大板块构成：即中国的大陆和台港澳文学、东南亚各国的华文文学，日本和大洋洲的华文文学，北美、南美和欧洲的华文文学。多年来海外华文文学的交流和研究做了许多工作。但由于学者分工过细，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学者往往不研究中国大陆的文学，而研究中国大陆文学的学者也往往不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甚至研究某一国华文文学的学者也有不研究其他国家的华文文学的现象。因而就形不成华文文学整体的世界眼光。在世界华文文学的总格局中，中国大陆文学无疑是最大的板块。百年以来，它对于海外华文文学产生的影响，纵然在不同时

期有所差异，但由于与文化母体的联系，其影响的确定与深远确实有目共睹。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华文文学更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全国文艺期刊有 600 余家，仅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即达 6100 多人，加上各省市作协的会员，则超过 30000 人。90 年代以来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即逾 2500 部。等于建国初 17 年长篇创作 320 部的八倍。当然，海外华文文学对中国大陆文学创作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近年来大陆散文包括随笔、小品和杂文的重新兴旺，以及小小说创作的崛起，便与台港澳和东南亚有关创作的影响分不开。以文学市场而论，中国的大陆和台港澳地区更是世界华文文学的最大市场。因而，在对各地区华文文学作家作品做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对世界华文文学作为语种文学的整体研究和考察，特别是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去对不同地区华文文学的特色及其相互影响做更多证同辨异的研究，乃至对华文文学与其他世界性的语种文学也做比较性的研究，无疑都是十分必要的。通过这种研究和考察，我们才能更全面地更深入地把握世界华文文学发展的总体特征与面貌，也才能更好地了解华文文学在世界文坛具有何种的地位。

十多年来，海内外学者在对华文文学的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仅大陆学者就不但出版了像陈贤茂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和刘登翰、古继堂、陈公仲、王晋民、潘亚墩、王剑丛、古远清等撰写的台港澳等地的文学史、小说史、诗歌史以及理论批评史等著作，还出版了杨匡汉等撰写的《扬子江与阿里山的对话》等主要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为两岸文学的整合研究拓展出新的空间的著作。云南大学对东南亚华文文学也积极开展整合的研究。美籍华人黄文湘先生经多年潜心研究完成了《美国华文文学史》的初稿。新加坡、菲律宾和泰国华文文学史的编写工作也在进行中。这些努力无疑都为世界华文文学的综合研究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我们希望有更多具备条件的学者进一步拓展综合研究方面的工作。

其次，加强世界华文文学的综合研究，在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同时一定要进一步加强华文文学的民族性、民族特色。

在当今时代，面对世界性的市场，各民族文学的交流在加快，文学的世界性或如马克思当年所说的“世界文学”明显在形成。在未来的岁月里，由于电脑的发达和普及，还有各国对信息网络的加速建设，更促进了上述文学世界性或“世界文学”的发展。但世界性与民族性、现代化与民族化，无论是今天还是未来，都仍然是同时进行的双向性逆反运动。正如个性与共性相互依存，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并非相互排斥，各民族的文学丰富了世界文学的色彩，而世界文学的整体潮流又往往赋予各民族文学以共同的时代特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鲁迅所指出，越是有民族和地方色彩的东西便越有世界性。而近百年华文文学正因面向世界，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文学的宝贵艺术经验，才完成了从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的飞跃性转变。世界华文文学主要是分布世界五大洲的华族文学，也包括少量非华族运用华文写作的文学，比如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书写的文学和某些西欧北美的白种人、还有某些日本人用汉语书写的文学。尽管世界各地华文文学写作者本世纪以来都受到世界性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但因各个地区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异，这种影响无论在质与量两个方面都不尽相同。而汉语所代表的中华文化母体的许多传统，面临异质文化的冲击，如何能够继续保持，这不能不说是华文文学能否保持其特性、保持其语种文学独特地位的关键。世界文化西方中心说的解体，在未来世界文化的多元中，以华族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再次兴起，将是 20 世纪世界性的重要的、也是必然的现象。它一定会给世界华文文学带来思想的活力和艺术的特征。未来的世纪将是和平与发展的世纪，也是科技高度发达、人类经济和文化都将获得空前规模发展的世纪。全球多元化的格局必然呼喊多种

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在竞争中作出自己独具特色的贡献。在这方面如何超越西方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人文精神，保持和发展中华文化所具有的更好地平衡人与自然、个人与群体关系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如何超越西方“再现”说和“表现”说，保持和发扬中华文学几千年所形成的重视主客体相统一的、独具神韵的“意境”、“意象”的创造追求，这对于文学研究中的价值取向的选择应该说都十分重要。这方面有许多问题值得海内外的作家和学者进一步共同探讨。

再次，加强世界华文文学的综合研究，最为重要的当然是必须促进华文文学的创作更好地反映和表现我们的时代。

中华民族拥有人类最悠久的历史，但百年来我们却沦于屈辱的地位，落后挨打，受尽歧视。这一状况随着本世纪中国革命的胜利，特别是近 20 年国家建设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包括中国台港澳地区经济的繁荣和崛起，还有分布世界各国、特别是东南亚各国华人对当地发展所做的卓越贡献，）历史已经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而在世界各大语种文学的共存格局中，促使华文文学攀登时代思想和艺术的高峰，以斑斓的色彩，生动而深刻地体现这个时代的伟大变化和华人内心的时代精神，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中华文化的建构推向一个更加灿烂的层次，这无疑是需要全体华文文学作家与学者共同关心和努力的任务。

应该说，这些年世界各地华文作家都为表现自己的时代做了许多工作。我国大陆的作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对历史的反思，从鞭笞左倾错误到揭露现实生活的负面现象，90 年代以来更从文化和生命意识的层面，热情讴歌历史上的众多英雄人物和仁人志士，努力反映和表现各族人民群众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作的艰难而英勇的斗争。台港澳作家在描写历史人物和当地现实生活方面也创作了大量的作品。海外华文文学中，描写华人漂泊感和寻根意识到蒲公英式落地生根意识的转换，描写新一代

具有更高文化层次的华人对世界的观感和对新的生活的追求，以及描写新的“打工族”的艰辛和新的留学生的不同心境等等，都使华文文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的风貌。同时，各地区都有相当多作家对于全球都市化过程中兴起的都市文学在华文文学中的位置、对避免西方现代化弊病的后现代思潮和环保意识在华文文学中的影响、对华文科幻文学将给予华族科学意识发展的重要意义、对于华文文学完成从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的嬗变后不断创造的新的文学形式，等等，也都给以了一定的重视。这些方面的研究和创作对于促进世界华文文学更为广阔的发展，增强它在世界文坛上的竞争力，提高它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都有积极的意义。人们有理由期望，世界华文作家和学者在未来岁月中能超越已有创作的畛域，不断扩大自己的生活视野。我们热诚欢迎海外的华文作家多来大陆各地看看，大陆的作家和文学研究工作者也要寻找机会多到海外华人社会去考察，从而使文学研究有助于促进广大作家在题材、主题、形式、风格等方面有更新的开拓，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无愧于自己时代的优秀作品。

总之，加强世界华文文学的综合研究虽要以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为基础，但它比之作家作品研究赋有更高的层次，也更具全局性的意义。希望通过这一次会议的讨论，能引起这方面广大作家和学者的重视，也希望通过大家的合作和共同努力，能把这方面的研究迅速推向前进，产生更多有价值的成果，以促进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更加蓬勃，更加辉煌！

□ 饶芃子

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建设 与方法论问题

我国学者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起始于本世纪的 80 年代，如果从 1982 年在暨南大学召开“台港文学研讨会”算起，至今已有 15 年的历史。15 年来，我们经历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对海外华文文学“空间”的界定、海外华文文学历史状态和区域性特色的探索、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关系探源，以及如何撰写海外华文文学史等重要问题的研讨，进而转入到学科本身发展中各种理论问题的追问，已经有了许多的成果，在国内学术界、文学界海外华文文学这个领域已经无人不知，有了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但相对来说，如何在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上做出更多的成绩，使其在学科建设上有更大的发展，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可回避的历史任务。在这世纪之交，当人们纷纷在本学科领域做回顾与展望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回顾一下“自己”所走过的“路”，从历史中总结经验，联合世界范围的华文文学研究力量，彼此协调合作，在不同国家、地区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起点，创造新的未来。

当 80 年代初广东、福建两省学者首先关注台港文学并在内地倡导此项研究时，“不少人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推进这一研究领域的”。^①由于开始时资料缺乏，早期的开拓者都是从最原

始的基本资料积累做起，而响应者则基本上是手头有什么资料就写什么，难免存在一些人所说的“瞎子摸象”、“失衡”、“误读”等现象。后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中外文化、文学交流多了，兼之两岸直接交往的逐步实现和最初这批学者奠基性工作的扩展，研究者拥有较多的资料，能够比较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热潮迅速展开，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继 1982 年、1984 年在广东、福建召开的两届“台港文学研讨会”之后，1986 年第三届会议在深圳大学举行时就更名为“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这一更名说明，大家已认识到“台港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差异性。1991 年在广东中山市召开第五届会议，又更名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至此，大陆以外的华文文学“空间”都被清晰地呈现出来，并进入了研究的操作层面，成为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对象。在这之后召开的第六、七、八届研讨会，与会学者很多，每一届的研讨会都有新的学术成果。特别应该指出的是 1992 年在江西召开的第六届研讨会上，与会代表有感于世界范围内的“华文热”正在加温，华文文学活动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华文文学同英语文学、法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阿拉伯语文学一样，在世界上已形成一个体系，正赢得海内外越来越多的读者和文化人的注意和重视，经过充分酝酿，发起并成立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筹委会”。“筹委会”的成立，意味着一种新的学术观念的出现，即：要建立华文文学的整体观。也就是说，要从人类文化、世界文化的基点和总体背景上来考察中华文化与华文文学，无论是从事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还是从事本土华文文学研究，都应该有华文文学的整体观念。因为世界华文文学发展到今天，已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很应该加强这一“世界”的内部凝聚力，“把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推动”。^②只有这样，才能联合世界范围华文文学的研究力量，进行华文文学的整合研究和分析研究，更好地“发扬东方群体主义的宝贵内核”，重建新时代的华文文学。

在过去 15 年的时间里，我们对海外华文文学的介绍和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这集中体现在已经发表和出版的许多论文和专著上。但是比之一些历史较久的传统学科，这一领域还很新，对研究对象的整体认识和把握还有若干局限，在研究上要踏上新一级台阶，困难仍然不少，必须在多方面努力，当中最重要的是应拓展和深化学科内部的理论研究，还要引进新的研究方法，重视方法论的改革和更新。

记得 1993 年 6 月暨南大学和香港岭南学院在广州主办“华文文学研究机构联席会议”时，就有学者提出“建立学科观念”问题，并且认为“把这一领域的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提出来，是研究者的一种自觉”。与此同时，也认为“如何加强学科建设，确还存在许多盲点”。^③事实上“盲点”确实存在，如把台港澳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混同一起”是否科学？又如这一领域作家流动性大，在研究中如何避免对他们“文学人生”的“肢解”？……诸如此类问题，既涉及到“学科”内涵的界定，也关系到文学史的撰写，同这些问题相联系，还有如何确定作家“文化身份”等理论问题。当然，海外华文文学作为华文文学整体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的基点是这个领域的文学在当代的发展。由于不同的人文生成环境，海外华文文学表现出与大陆本土华文文学不同的模式和轨迹，具有自己独特的进程和形态，因此，加强对其独特性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从我们现在发表和出版的许多论文和著作看，大体可以分为五类：一是作家论、作品论、作家传略、作家评传；二是“概论”、“导论”、“现状”、“概观”、“初探”；三是国别文论、文体论；四是论文集、辞书；五是文学史、文学理论批评史。早期的成果多是对某一作家的“个例”研究，“个例”研究可以是我们的考察问题的基础和起点，但随着研究的发展，必然要进入整合性的研究、规律性的研究。学术史上许多事实说明，没有终极的研究目标，很难显示出真正的意义。海外华文文学是一个新兴的领

域，但它的发展同样要受到学科发展规律的制约。正如前面所说，我们研究的目的，是要在华文文学的整体观照下，把握海外华文文学这一特殊领域的文学特性。对这个问题在过去的成果中已有过各种各样的回答，有概念判断式的，也有现象描述式的，前者是回答“它是什么？”后者是回答“它是怎样的？”但要在这一基础上形成学科，还必须做好学科“底部”的理论奠基工作，那就是对它做进一步的学理式探究，要回答“它为什么是这样的？”“它何以能成为一个学科？”而这就离不开研究者的学科自觉性和整合性的研究。

我曾在拙作《论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意义》中提出：“任何一种学术命名，不仅仅揭示其某类特殊的现象和空间，更预示着方法论与学术视角的更新。”^④我们认为，新的“命名”很可能导致一门新学科的诞生；也可能只是引起对某一问题的注意，从而开拓原有学科的视野和思路。所以在文中作以下追问：1.“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会引起何种学术研究的新视野和思路？2.“海外华文文学”命名以后对原有的其他学科（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文学理论、比较文学等）会造成怎样的学术冲击？3.“海外华文文学”是否已作为一门新学科存在？还是只作为一种华文文学的特殊性命名游走在其他学科之间？这些观点的提出，可以视作我们对学科建设问题的积极回应，旨在说明，在“海外华文文学”“命名”之后，要把它做为一个专门学科来建设，我们还需要在原有基础上作更多具体深入的研究工作。

华文文学的“根”是中华文化。但海外华文作家都是在双重或多重文化背景中写作，在他们的背后隐含着政治、历史、种族、文化、经济之间的种种纠葛，他们的作品承担着各种关系的交织，所以在这个特殊的华文文学空间里，充满着异域感、流亡、放逐、陌生和对故土的回忆。他们在异域他乡坚持用华文写作，“这是一种‘灵魂’的活动”，^⑤是意味着自己的灵魂已回到了故乡，也是对自己精神家园的寻找。他们自感不属于或不完全

属于当今生存的地方，但他们也已不是故乡的人。这是多么复杂的一种精神活动！为了深入探讨他们的精神产品的特殊形态及其复杂性，就必须具有文化学的视野和跨文化的方法。海外华文作家在居住国生活，必然会受到居住国社会文化的影响，与此同时，也会把华族文化传播到居住国，无论是哪一方，接受的过程必然有所选择，也必然有基于不同历史积淀、文化传统、社会心态等等所作的解释和误解。华族文化传播到另一国时，会遇到异质文化，有一个播迁、冲突、认同、融摄、变化的过程，从而以多少改变的形态出现，并且浸透在作品所描写的人物和艺术形式之中，我们应在文学作品中研究这种文化“变异”的现象，研究这种传播与接受的发生过程，如这一传播与接受是从何时开始的？发生在什么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了怎样的“变异”？同本土的华文文学作品比较二者的反差有多大？这种研究将大大丰富作为整体研究对象的华文文学，也是对海外华文文学特殊性认识深入的一个方面。

“方法不是别的，只是反思的知识或观念的观念……好的方法在于提示我们如何指导心灵依照一个真观念的规范去进行认识。”^⑥比较方法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提出和运用，是对传统的社会历史学研究方法的一个补充。从整体看，华文文学研究的着眼点是既要求“同”，也要明“异”，求“同”是有助于规律性问题的探索，明“异”是为了出新。因为“异”有助于丰富和整合世界华文文学的整体形象，因此更具有真正的意义。求“同”和明“异”都必须借助比较方法的运用。我们可以在华文文学整体观照下，将中国本土文学同其他国家的华文文学相比较，在比较中探索其发展的脉络以及不同民族文化相遇时碰撞和认同的过程及其规律；也可以将本土以外的其他国家、地区的华文文学相比较，研究不同国家、地区华文文学特殊存在方式、美学模式、文学风格以及作为语言艺术的衍变史；还可以将同一国家不同群体的华文文学作比较，探讨它们在同居住国主流文化碰

撞时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以及作出怎样的反应与选择。这样做不只是求“同”和明“异”，而是使我们对研究对象的存在方式的认识更为深刻和全面。

将海外华文文学放入文化和文化的传播与影响中去研究考察，用比较的方法，围绕某一问题或某一种文学现象，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相互比照和阐释，可以使我们的研究更具开放性和丰富性。此外，由于海外华文文学文坛上女作家很多，而且不乏著名的女作家，在研究不同作家群体的时候，如能注意到性别与文化的结合，以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来考察这一领域的女作家及其文本，探索其“身份”的共同性、差异性、边缘性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也是通往这个领域深处的一个重要方面。应该指出，女性主义批评和文化研究都是多元的概念，不是一种确定的话语体制和方法，都面临着为自己定义的问题，有如一幅尚未完成的“自画像”。从广义上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一种“身份”批评，它以性别和社会性别身份为出发点，将历史上被压抑的妇女声音，被埋藏的妇女经历，被忽略的妇女所关心的问题，推向“中心”位置，对它们进行研究和言说，侧重于对女作家独特的文化经历和身份的研究。因为海外华文女作家是在一个全球性多元化大背景下通过文学创作，来对“性别”、“民族”、“国家”等等问题进行思考与追问，基于她们多重的文化身份及处在不同社会、文化中的“混杂性”等特点，我们从研究对象出发，要找到关于它们及其创作的研究理论基点，也可以尝试运用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创作是总体海外华文文学的一部分，同样包涵有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要特征和复杂性，具体到文学主题上，羁旅主题、乡恋主题等海外华文文学常见的主题，在女作家笔下也时常出现，但在表现和艺术地处理这些主题时，她们往往是站在女性的立场，从女性的视角切入，以女性的观点表现女性的感受，具有与男性作家不同的女性独特的意识。例如她们会更为关注在文化碰撞冲突

中女性的生存状态，将羁旅、放逐、怀乡等海外华人共同的处境及感受以女性的体验加以表述。而海外女性的双重边缘性处境及在婚恋中困惑的自省，实际上也反映了海外华人生活的特殊处境和情感生活，男与女、本族与异族、祖居国与居住国等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运用女性主义批评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来透视海外华文女作家及其文本，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总体理论研究同样是有意义的。

把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是当今世界上文学研究发展的一个特点。法国已取得显著成就的形象学，主要就是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造他种文化形象。在一般情况下，作家都是从自己民族文化出发，对异族文化的“他者”进行思考和解释，创造出他（她）所理解的形象。这是两种文化在文学上“对话”的结果，也是一种文学传统、观念对另一种文学传统、观念的过滤和选择，当中不无“误解”，但可以作为一种“镜像”，是异族文化在本民族文化中的折射。我在拙作《“女儿国”里的文化精神》中，^⑦曾经提出要研究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中“他者”形象问题，因为在不少海外华文作品里，特别是那些表现爱情、婚姻和家庭主题的小说中，这种“他者”形象就更为常见。“他者”即“异”、“异己”，但华文作品中的这些“他者”，并非是现实中真正的“异”和“异己”，是经过华文作家的文化眼光、文化心理过滤过的，是作者按照符合本民族文化要求的道德标准、审美标准评判过的，是异族在华族文化中的“镜像”和折射，他们虽是我们眼中的“他者”，是华文作家笔下的异族人，但已不再属于他们自己，而是自己的“变异”。通过对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中“他者”形象的考察、分析，一是可以反观自己的文化，把握两种文化在文学相遇的反差；二是通过不同文化在人物形象中的结合和“变异”，给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带来新的意义。

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是其作者人生经

验和艺术思想的体现。生活在不同国家、地区的不同华文作家，各有他们创作的出发点和艺术切入点。研究者在对其进行考察的时候，有的努力从总体去把握这一文学现象，有的则只从一个方面以本文、结构、符号、叙述等，来阐明这种文学现象中的某些问题，故可能形成多种不同的理论形态，也会出现理论见解上的差异，在研讨中，我们应把不同的理论形态、见解，看作是激活自己思维的积极因素，拓展学术视野和理论构架，互识互补，共同把学科的理论建设推向前进。

注释：

① 刘登翰：《在华文文学研究机构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见《华文文学研究机构联席会议论文集》，岭南学院现代中文文学研究中心编。

② 刘以鬯：1991年在香港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上的讲话。

③ 同①。

④ 饶芑子、费勇：《论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意义》，见《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

⑤ 叶君健：《我的外语生涯》，见《光明日报》1997年4月23日。

⑥ 斯宾诺莎：《知性改进论》中译本第31页，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⑦ 饶芑子：《“女儿国”里的文化精神》，见《香港文学》1995年第5期。